

《水浒传》两译本的粗俗语英译评析 ——以“屁”的翻译为例

潘群辉, 贾德江^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强调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过程,翻译即翻译意义,应尽可能实现原文和译文功能和意义上的最大程度的对等。文章尝试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应用于《水浒传》排泄词“屁”的翻译,对两个英译本中此类词的翻译进行比较评析,探讨其翻译方法。

[关键词] 社会符号学; 功能; 意义; 对等; 屁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6-0106-04

一 《水浒传》的两个英译本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在中国雅俗共赏,但要译成信达雅的外文,让外国人能欣赏它的妙处却非常困难。所以,这么多年来,《水浒传》在国外大多以节译本的面目出现。不过在为数不多的全译本中,英文版的却占了两个,一个是美国女作家布克夫人(赛珍珠——Pearl Buck)的七十回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另一个则是中国籍的美国犹太裔学者沙博理(Sidney Shapiro)的一百回版的《水泊好汉》。赛珍珠几个月大时就随其母亲来到中国,从小能中英两种语言。她居住中国长达四十年,熟悉中国百姓的生活,堪称“中国通”。沙博理翻译《水浒传》时居住中国将近二十年,且又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应该说也是一个“中国通”。赛珍珠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名气极大,美国所能见到的《水浒传》英译本99%都是赛的版本。而沙版的《水浒传》,除了得过中国翻译协会及中国文联所颁发的最高翻译奖外,在国外并没有多大反响。时至今日,极大多数人仍认为赛的版本是最好的英译版。但事实究竟如何?鉴于人们对《水浒传》粗俗语的翻译研究尚少,本文将选取《水浒传》前七十回中出现的相对比较容易翻译的涉及“屁”的词,在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理论框架下,对这两译本的粗俗语的翻译进行比较,一探究竟。

二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

对符号的研究历史悠久,但将符号的研究视为一门科学要归功于现代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F. de Saussure)。索绪尔将符号学这一术语以 semiology 确定下来,指出符号是由

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两种要素组成。后来,美国符号理论家皮尔士(Charles Peirce)对符号科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为以后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位美国学者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则系统地发展了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在将符号的完整意义运用于对语言的研究时,把语言的意义分为三个方面:(1)言内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即符号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2)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3)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即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韩礼德(M. A. K. Halliday)在其专著《语言的社会符号性》(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1978)中指出了语言的社会符号性问题。他明确指出,社会现实(或文化)本身是意义的大厦,语言只是组成这个意义大厦的符号系统之一,它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差别就在于它本身是一个编码系统,可以用于解释许多(虽然不是全部)其他符号系统。而且,解释语言必须在社会文化语境(sociocultural context)中进行。后来,韩礼德的弟子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则更进一步地发展了他的学说。在其1988年出版的专著《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中,克雷斯指出,语言具有强烈的社会符号性,分析和解释语言不仅仅应从文本和语言结构出发,还应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信息和意义出发^[1]。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核心就是莫里斯提出的语言符号系统涉及的三种意义。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与它描述的主观或客观世界的实体之间的关系;言内意义指的是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意义是语言使用者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

[收稿日期] 2009-11-06

[作者简介] 潘群辉(1972-),女,湖南浏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系,它极大地受制于语言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三种意义是个整体,构成词语和话语的总体意义。国内外许多学者倡导此翻译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奈达开始极力推崇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认为它是最全面优点最多的翻译法。国内的陈宏薇教授也在她的《新实用汉译英教程》中用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作为翻译实践的理论指导,提出了意义相似,功能相符的翻译标准,指出在翻译时,意义和功能都应予以重视,应尽可能实现意义和功能在最大程度上的等值^[2]。王治江也在《社会符号学翻译法》(A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翻译理论,提出翻译时在优先考虑核心意义和功能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多地传达原文信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原语和目的语的对等的翻译标准(The criterion is to transmit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with the invariant core being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so as to realize TT-ST sociosemiotic equivalence to the fullest extent)^[3]。柯平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以符号学为翻译理论基础,确立了符号学的翻译原则。许渊冲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就拿符号学的三种意义来说,只译了原语符号与译语符号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那可能只是‘译词’;如果译出了符号及其所指称的实体之间的关系,那可能是我所说的‘译意’;如果还译出了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我所说的‘译味’了。”^[4]简言之,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强调,译文应尽量做到与原文在意义和功能上的最大对等。

三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在《水浒传》“屁”字翻译上的应用

(一)汉语“屁”的意义

查阅《辞源》,可以了解到“屁”具有以下三种意义^[5]:

1. 从肛门排出的臭气,如:放屁;屁滚尿流;臭屁等。
2. 常用来骂人或指斥诗文、言语的荒谬。如屁诗;屁话;你懂个屁。
3. 指臀部。如拍马屁。

从上可见,“屁”可指称的意义就有三种,即下泄之气、屁股以及胡言乱语等,而其拥有的语用交际意义或表言者之粗俗,或表言者之愤怒、不屑等。

(二)社会符号学角度下对比评析《水浒传》中两译本之“屁”的翻译

经笔者统计,《水浒传》中共出现17处诸如放屁,放狗屁,屁眼,屁滚尿流,放屁辣臊等字眼。尽管这几个“屁”词粗俗至极,却很好地刻画了人物形象,表现出人物独特的人物性格,反映出人物说话时不满,愤怒等心情。17处含“屁”的字眼,或表人物不耐烦之心情,或表人物气愤、愤怒之情绪,或表人物狼狈不堪之情状,或仅用来体现人物之粗俗。赛珍珠将其中14处译成“pass one's wind”或“— foul wind”,省译了两处,还有一处“屁滚尿流”译成“so frightened that their waters and wastes burst out”;沙博理分别用粗俗俚语“ass holes”、“(empty dog tooting) farts”、“bullshit”、“farting and blowing”、“farting and pissing”“talking a lot of crap”等表示。

那么,赛珍珠和沙博理谁的翻译在意义和功能上是否与原文实现了最大程度的相符呢?下面请看笔者的统计。

1. 沙版较好实现三种意义的相符,赛版尽失原文三种意义

例(1):《水浒传》第三回写到鲁达于街上遇到史进师傅李忠,拉其同去饮酒,驱散围观众人时说的“这厮们夹着屁眼撒开!不去的酒家便打!”

沙译:“Haul your ass holes out of here or I'll beat you to a pulp.”

赛译:“Get out of here! If anyone does not get out of here, I will beat him!”

这个“屁眼”是出现在小说中鲁达首次亮相时所说的话语中,对于读者了解鲁智深的个性极有帮助,因为“屁眼”一词,将鲁智深粗鲁的性格以及对李忠婆婆妈妈的做法极不耐烦的心情表露无遗。鲁智深说的这句话简短有力,非“屁”即“打”,不容商量,读来让人顿觉一个粗鲁粗壮的“莽大汉”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沙博理的译文将“屁眼”直译成英文中同样粗俗不雅的“ass holes”,配合后文出现的“beat you to a pulp”(将你打成肉酱),句式同样简洁有力,将鲁智深说此话的心情,神态及其粗俗的个性绘声绘色地传达出来,可以说与原文在指称意义、言内意义以及语用意义上都实现了很好的对等。赛珍珠的译文采用的是省译的方法,没有译出“屁眼”一词,当然无从提起其指称意义的对等,那么此类文体中最重要的语用意义译得怎样呢?观其译文全句,不难看出,粗鲁的鲁智深竟然变得相当文明,个性全无,神态尽丢,可以说赛的这段译文尽失其原文之意义和功能,应该算是不成功的翻译。

例(2):第三十二回武松骂酒保道:“放屁!放屁!”

沙译:“Farts farts”

赛译:“Pass your wind—pass your wind”

这是写武松当了行者之后,经过一家酒店,向酒保索要好酒好菜。因酒保答曰没有,武松不信,于是有此一骂。根据《汉语大词典》“放屁”一词表如下意义:从肛门排出臭气;比喻说话没有根据或不合情理。毫无疑问,这里的“放屁”表示的是第二种意义,武松认为酒保说的话不合情理,是在说谎,意指“酒保刚刚说的话等于放屁”。“放屁”一词反映出武松的不满,当然也反映出武松粗鲁的性格特点。沙博理的译文采用了“fart”一词直译出“放屁”。根据《美国俚语俗语词典》,“fart”一词有以下意义:1. in to release intestinal gas through the anus (usually objectionable) 2. n the sound or odor of the release of intestinal gas (usually objectionable) 3. n a stupid, despicable and annoying person (usually objectionable)^[6]。可以看出,“fart”一词除了表示排泄臭气之外,也属于粗俗俚语表示“愚蠢、卑鄙和令人烦恼的家伙”,可以表达出武松指责酒保说话荒谬无道理的指称意义,沙的译文可以说较好地实现了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对等,同时用两个“farts”来对应中文的两个“放屁”,同样简短有力的叫骂,比较好地体现其言内意义。赛的译文用了单纯表示排泄臭气的“pass one's wind”来翻译“放屁”,且用的是个祈使句。这就不免让英文读者纳闷了:武松干吗非让酒保放屁呢?如此看来,赛珍珠的这句译文就可以看成是个误译,当然就很难

达到与原文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对等了。笔者认为,此处可意译成“nonsense”

如果一定要用“pass one's wind”的话,宜用“you are passing your wind”,

例(3):第五十二回 殷天锡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

沙译:“Farts! I give you three days more. If you're not out by then...”

赛译:But Ying Tian He said “You pass your wind! I will give you only three days and you must be out of the house...”

笔者认为,赛的译文与上例有相同的诟病,宜改为“you are passing your wind”

2 沙版较好地实现了意义的相符,赛版丧失原文最重要的语用意义

例(4):第五十二回 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两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

沙译:“You can eat my prick,” roared Li Kui. “I was carrying out the orders of brothers Chao and Song. It hadn't a tooting fart to do with me!”

赛译:Li Ku's heard this and he was filled with a great anger and he cried, “And you would—you would—would you—My elder brothers bade me do what I did, and what has it to do with my hide?”

李逵在晁宋两位头领的授意下杀死知府的公子,迫使朱全上梁山,朱全气愤之下要杀了李逵,李逵于是有上述说法,施耐庵用一“鸟”一“屁”尽显李逵粗鲁之个性,也将其觉得憋屈的气愤之情表现无遗。沙博理用“prick”这一粗俗诨语直译出“鸟”,用“tooting fart”(响屁)直译出“屁”,英文读者定能领略到李逵的粗俗的个性和气愤的心情。因此沙版译文很好地实现了译文与原文在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上的相符。赛版省译了两个粗俗词,试图用“you would—you would—would you”来表现李逵的气愤。英文读者应能理会到李逵的气愤之情,但从此句他们看到的李逵却是一个言语文明有礼,气愤起来说不出话的憨厚小子。这与施耐庵塑造的李逵形象差距颇大,因此,笔者认为,赛的这段译文还大有提升的空间。

3 沙版较好地实现了意义和功能相符,赛版在指称意义和言内意义上有所流失

例(5):第二十一回 阎婆惜骂唐牛儿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双眼却是琉璃葫芦儿一般!”

沙译:“Dog farts! These old eyes are crystal clear.”

赛译:“Let your mother pass her dog's wind. I have two eyes that are keen as crystal.”

唐牛儿在阎婆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宋江拉到家后跑去找宋江,且妄图帮宋江脱身,这时的阎婆惜当然是恼羞成怒,因此骂出的一句“放你娘狗屁”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尽显其恼怒之情。“放你娘狗屁”是“你娘的”和“放狗屁”两个粗口的合成,意思是“你娘的在放狗屁”。根据汉语大词典,

“狗屁”比喻荒谬低劣毫无价值的言词或事物,这里指的是唐牛儿在说假话。这句粗口折射出阎婆当时气愤至极的心情。沙博理的译文直译出“放狗屁”,用英文同样粗俗的忌讳语“fart”来表示“屁”,阎婆惜说唐牛儿的话是“dog farts”,结合上下文语境,英文读者应该不难理解到这是一句指责人说谎话的粗俗语,也能领略骂人者气急败坏的神态。尽管“你娘的”没有译出,但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与原文基本相符,不失为好的译文。赛的译文把“放你娘狗屁”生硬地理解为“让你娘放狗屁”,将其译成了一个祈使句,似乎阎婆惜要让人放屁,且放的是狗屁。英文读者虽能理解出这是一句骂人话,但估计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阎婆惜非得要唐牛儿让自己的妈妈放狗屁了。赛的译文在句式上冗长啰嗦,沙的译文简短有气势,似乎沙的译文在风格上与原文更贴切,在指称意义和言内意义上更相符。

4 两个译本都很好地实现了语用意义和指称意义与原文相符,但沙的译文在言内意义的传递上略胜一筹

例(6):第二十九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中写道“这几个火家捣子打得屁滚尿流,乖的走了一个。”

沙译:“... all were farting and pissing in terror. Only one managed to get away.”

赛译:“These serving men and apprentices were so frightened that their waters and wastes burst out of them and the cleverest one ran away.”

此段文章写的是武松到蒋门神酒店里去闹事,三下五除二就把老板娘和几个伙计打得东倒西歪、稀里哗啦,所以几个伙计被打怕了,一看见武松就吓得屁滚尿流。“屁滚尿流”这短短四个字就把伙计们被打的狼狈相勾画得活灵活现。两段译文都采用直译加意译(in terror frightened)方法,应该说译文与原文在其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上都实现了较好的对等。但细细比较下来,我们不难发现,沙的译文用了一个“farting and pissing”,来对应译出中文的四字结构“屁滚尿流”,在言内意义的对等上比赛珍珠的译文做得更好。赛的译文将简短的原文翻译得那么冗长,似乎也显现出译者文字功夫欠佳。

例(7):第二十四回 那婆子“含鸟猢猻,也来老娘屋里放屁辣臊!”

沙译:The old woman... “You young scamp! How dare you come in here farting and blowing.”

赛译:The old woman... “You cursed monkey! You come here into my house and pass your wind and scatter your filth!”

这段译文中赛珍珠将“放屁辣臊”译成“pass your wind and scatter your filth”虽然表达出原文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但将中文精炼的四字结构译得那么冗长,应该说比沙博理的译文在言内意义的传递上有所逊色。

类似的例子还有多处,不胜枚举。

5 沙版的翻译灵活多变,赛版的译文则略显呆板

第二十四回中武大对武松说道:“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沙博理的翻译如下“If you were home, which of them would have dared to so much as fart?”,将“屁”译成“fart”;赛

珍珠译成 “When you were at home, who dared to come near and pass his wind?”, 将它译成 “pass his wind”, 两人的翻译都还不错。

第二十九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中写武松上蒋门神酒店闹事时, 酒保道: “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 不省得了, 在那里放屁!” 沙博理的译文 “He’s just some stupid rube from the sticks,” said the waiter, “talking a lot of crap” 将“放屁”译成英文中具有同样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 “talking a lot of crap”, 赛珍珠的译文仍将其译为 “passing his wind”。

第六十一回和第六十二回中写到卢俊义不信其妻子与管家通奸之说, 骂道: “放屁! 你这厮们都合那贼人做一路!” “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 你这厮休来放屁!” 沙博理将这两处“放屁”分别译成 “bullshit” 和 “just farting”; 而赛珍珠依然是 “pass your wind”。

第五十三回李逵与戴宗去寻公孙胜来帮宋江攻打祝家庄, 找到之后, 公孙胜却百般推脱, 于是李逵叫道: “寻见了, 却放出这个屁来!” 沙博理的译文将“放出这个屁来”译成 “and all we get is farts”, 表现出李逵心中历尽艰辛却未有收获的惆怅及对公孙胜的怨恨; 赛珍珠将其译成 “such wind as this is passed”, 感觉赛珍珠似乎找不到其它的词, 只好用 “pass one’s wind” 的被动结构来表示原文意义。

第二十一回中阎婆惜不信宋江拒收了晁盖等送的金子, 骂他 “这话却似放屁! 做公人的 ‘那个猫儿不吃腥’?”, 沙博理将放屁译成了 “a farting lie”, 直译和意译结合, 意义和功能上都传达到位, 译得很不错; 赛珍珠的译文 “This talk is only passing wind of court runners” 仍然将其译成 “pass wind”, 将这个动词短语用在表语位置上, 并用一个所属结构来修饰, 虽说其意义基本翻译到位, 但读来总让人感觉译文似乎不是那么地道。

似此, 17 处“屁”的翻译, 沙博理时而直译, 时而意译, 时而直意译结合。时而用 “fart”, 时而用 “bullshit”, 时而用 “talking a lot of crap”, 给人感觉沙博理的译文灵活多变, 译者本人的英文水平很高。而赛珍珠除一处省译之外, 其余 16 处全用的 “pass one’s wind”, 有的地方的译文处理得似乎死板机械。

四 结语

通过对两译本的分析对比, 笔者发现, 在处理“屁”的翻译时, 赛珍珠多采用直译, 但有时会让人觉得译文僵硬, 丧失原文之韵味, 有时甚至成为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译; 沙博理翻译时灵活多变, 时而直译, 时而意译, 时而直译加意译, 翻译时显得游刃有余, 在再现原文意义和功能上更胜一筹。

笔者觉得, 优秀的译者定是处处着眼, 一丝不苟的, 因此即算是粗俗语的翻译也马虎不得。通过对以上各例的分析, 笔者认为: (1) 粗俗语的翻译同样需要在语言、社会及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原文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 尽可能忠实地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如有可能, 尽量做到译文与原文言内意义的相符, 做到语言风格上忠实原文; (2) 在英文中存在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相符的词时, 应尽量直译; (3) 英文中存在语用意义相符但指称意义有所不同的词时, 可以采用置换翻译的方法; (4) 英文中存在指称意义相同但指称意义略有不同的词时, 可以采用意译或意译加直译的方法。

[参考文献]

- [1] 转引自李 明. 社会符号学的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 [J]. 上海科技翻译, 1997(4): 6-9.
- [2] 陈宏薇.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3] Wang Zhijiang. A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7.
- [4] 柯 平.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5] 辞源修订组. 辞源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904.
- [6] Richard A. Spear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 and Colloquial Expressions 2000.
- [7] Sidney Shapiro. Outlaws of the Mars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1.
- [8] Pearl S. Buck. 2006 All Men Are Brothers [M]. Kingston Rhode Island: Moyer Bell 2001.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Vulgar Language in Tales of the Marshes

——illustrated by the translation of “pi”

PAN Qun-hui, JIA De-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 emphasizing that translation is a cross-lingual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cess. As 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 the ST-TT sociosemiotic equivalence in meaning and function must be realized to the fullest extent. The paper tends to apply the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of “pi” in Tales of the Marshes and probe into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by comparing two English versions.

Key words sociosemiotics; function; meaning; equivalence; “pi”